

波特蘭樂社戰時援華 今朝傳承粵韻薪火

粵聲音樂社由波特蘭華人移民於1942年創立，當時旨在為中國抗戰籌款。時至今日，儘管會員人數日減、年輕一代興趣有限，該社仍透過定期排練及社區推廣，堅持傳承粵劇藝術。

現年退休的波特蘭會計師余秀蘭(Shirley Yee)，一直自覺堅強爽直，丈夫甚至形容她有時候「寸嘴」。因此，當她登台飾演中國古代不讓鬚眉的巾幗英雄時，毫無違和感。

「我想唱一些能夠展現女性優點的曲目… 一個勇敢、渴望與男性平起平坐、而且非常聰穎的角色。」她透過英語這樣說：「我喜歡唱那些我自己也嚮往成為的角色的曲目。」

她飾演的貂蟬，是中國古代四大美人之一，以傾國傾城之貌及對權貴男性的影響力而聞名。雖然貂蟬屬虛構人物，但她在600年前的經典小說《三國演義》中擔當重要角色，故事背景為東漢末年的動盪時期。

去年八月，余氏與丈夫在波特蘭華埠的中華會館大禮堂演出《群英會之小宴》，該劇取材自《三國演義》情節。

是次演出為粵聲音樂社周年活動之一。該社於1942年由早期華裔移民創辦，當年演出以愛國為主題，旨在籌款聲援中國抗日戰爭。

這齣長約半小時的粵劇，貫徹粵聲音樂社創社時所秉持的愛國精神。劇中，余秀蘭飾演的貂蟬忠於漢室，憑藉自身溫婉柔順的外貌與魅力，成功協助推翻篡權的董卓。

「小貂蟬，輕移蓮步，步移步，一步一步一步，百花堂前。今夜裡，笑靨藏刀，計運連環手段。」余氏以粵語唱出角色內心戲。

余秀蘭於1960年代末初次來到美國，先後就讀堪薩斯大學及俄勒岡州立大學。她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土生土長，青少年時期接受西方音樂訓練，包括鋼琴及合唱團。但儘管自小聽到鄰居收音機傳來粵劇曲調，她坦言當時並不感興趣。

「我們當時被灌輸的觀念是：要在生活上出人頭地，就必須精通英語和西方音樂。」她回憶當年香港的殖民地文化時說道。

直到多年後來到波特蘭，她才得以重新接觸粵劇，並從此深深愛上這門藝術。她是在丈夫的朋友引薦下加入粵聲音樂社，自此展開與粵劇的不解之緣。她發現粵劇譜曲並非使用「Do-Re-Mi」西方音符，而是以漢字記譜，令她大感驚奇。

「我非常喜歡粵劇，因為其唱詞非常具詩意。」她說：「許多中國戲曲作品都帶有一定的歷史背景 … 而且結局往往是『善有善報』。」

「這些劇情令人感到欣慰，讓人相信高尚的品德、對國家的忠誠以及人際間的善意終將戰勝一切困厄。」

粵劇的世界之旅

粵劇於2009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。它融合音樂、唱功、武打、特技與戲劇表演，演出配以弦樂、敲擊樂器，服飾華麗、臉譜講究，深受華南地區民眾喜愛，常見於廟會、節慶與社區活動中。

歷史學者對粵劇起源眾說紛紜，但普遍認為此劇種於16至18世紀間，由多種地方戲曲傳入廣東後逐步融合演變而成。

有趣的是，早期粵劇演出多以官話演唱，直至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，始改以粵語演唱，展現鮮明的地方特色。此後，粵劇累積大量以歷史故事為本的劇目，成為南方戲曲文化的代表。

得州大學聖安東尼奧分校的歷史學者伍榮仲(Wing Chung Ng)研究粵劇逾20年。他指出，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，許多華人移民皆為粵語使用者，他們把粵劇帶到北美洲，成為唐人街的主要娛樂之一。



粵聲社的金童玉女，羅麗嫦(左)和鄭秉麟(右)

當時，中國及香港的專業戲班、以及本地培養的業餘音樂人，在華人社區演出粵劇。對於被種族歧視、生活受限制的移民而言，粵劇成為難得的精神寄託與文化連繫。

「在排華年代，華人移民大多只能局限於唐人街那種幾近零散的聚居地，無法接觸主流社會提供的娛樂活動。」伍榮仲透過英語表示。「所以，只要有機會欣賞粵劇，他們一定蜂擁而至；如果有戲班來到當地，他們肯定會去捧場，好好享受一番。」

伍氏亦指出，1949年前，尤其是在1920及30年代中日戰爭爆發打亂人流物流之前，廣州和香港的許多專業粵劇戲班及相關行業均十分活躍。這些活動大致持續至1949年，當時政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，社會及政治局勢隨之出現重大變化。

現今粵聲音樂社仍保存的許多戲服和旗幟，上面標籤及繡製地皆為廣州或香港。伍氏認為這些戲服和旗幟最初很可能是在1930年代中期至1940年代初期進口，



余秀蘭(左)2016年在歷史協會的演出



粵聲社的樂師們。前排最右吹色士風者為社長李國傑



粵聲社的花旦和演員在2016年慶典後的大合照



演員在2016年的波特蘭華埠歷史展中的粵劇文化藝術交流音樂會中

經由巡迴至北美洲最古老華埠所在地三藩市的專業戲班間接帶來。

「他們會帶着一箱箱的戲服和其他道具隨團而來。」他說：「後來，一些戲班離開北美洲時將部分戲服留下，因此美國和加拿大的一些博物館至今仍收藏有這些戲服。」

昔日的戲服

可惜的是，粵聲音樂社未能保存所有曾擁有的戲服、橫額和頭飾。據社員估計，這些珍貴物品中約有九成半隨歲月流逝而散失：有的毀於火災與水災，有的在多次搬遷中遺失，甚至有些被直接棄置。

儘管如此，至少一件珍貴文物仍得到保留：在音樂社的儲物空間中，一個古董蒸汽船載貨箱內收藏着一套繡有青龍圖案的銀白色戲服。戲服內縫有一張標籤，顯示該服裝產自廣州黃沙，而當地是粵劇戲班與戲服裁縫歷來雲集之地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一張攝於1942年、亦即粵聲音樂社創立當年、演出結束後所拍攝的合照中，有位演員所穿戲服上的繡龍與圖案，竟與現存戲服上的完全相同。

粵聲社現時最年長的成員李國傑(John Lee)1950年由台山遷至波特蘭，由在當地經營雜貨店的祖父擔保移民來到美國。他少年時即加入音樂社，跟師傅學習樂器。

「我年少時對音樂有興趣，聽樂師們玩音樂，跟他們學習，樂師見我聰明就教我玩音樂。我會玩幾種樂器。」他以台山話憶述。

他又記得數十年前在香港結婚時，戲班師傅曾告訴他龍袍象徵的意義：「只有皇帝可以穿着龍袍。」

此說確有史實根據：明、清時代，龍袍乃皇帝專用，象徵至高無上權力。不過，一些王公大臣亦可穿着外觀與龍袍相似的蟒袍。

在去年八月的周年演出中，粵聲音樂社主席鄭秉麟(Richard Kwong)身穿中國製紅底金蟒袍，飾演駙馬周世顯，與副主席吳周巧仙(Cindy Ng)所飾演的長平公主合演《帝女花之香夭》。該劇講述兩位戀人在婚禮中殉情，以毒酒明志，抗議滿清入侵，為粵劇名作之一。

鄭秉麟1957年生於香港，自小受祖父薰陶愛上粵劇。雖然父親反對，將他送往英國留學，但他多年從事工程界後，在美國重拾對粵劇的熱情。他在2008年加入粵聲社，曾參與為四川地震籌款的演出。

鄭氏與一眾比他年長的社友幾乎每逢週末都在排練，至今已持續近20年。現時他們在波特蘭華埠博物館內的一個空間排練，該博物館就在中華會館大樓對面。

社團成員至今仍深情緬懷創會前輩們的堅持：他們多是餐館或洗衣店的藍領工人，即使每天勞碌工作，仍風雨不改地於每周一晚聚會，苦練至周二凌晨，只為一份對粵劇藝術的熱愛。



演員們盛裝的演出



本報道的英語原文由俄勒岡公共廣播機構(Oregon Public Broadcasting)首次刊登，中文版由司徒永業翻譯。如欲閱讀英語原文報道(<https://www.opb.org/article/2025/05/31/yat-sing-music-club-portland-cantonese-opera/>)及觀看隨附的紀錄片(<https://youtu.be/DlmtMbl1zIE?si=yACONQ7XCsQWMHch>)，請點擊相關連結。

復興的曙光

然而隨着不少資深成員相繼辭世，鄭秉麟如今對粵聲社的未來感到憂心：年輕一代鮮少有人有意加入，觀眾亦以長者為主。

鄭氏坦言，要在波特蘭維持粵劇的生命力是一場「艱鉅的戰役」；畢竟每首粵曲長達半小時，連他自己的家人都難以接受。

「連我兒子都不喜歡。我在家練唱時，他會說：『爸，閉嘴！別唱了！你回浴室唱去！』」他以英語笑言。

「現代人習慣了節奏急速的生活…例如刷TikTok影片。如果一首歌兩分鐘內還沒唱完，就已經沒有人有耐性聽了，更別說要花半小時去聽一段唱腔，簡直是種折磨。」他補充說。

其實，粵劇的傳承從來並非易事，即使在中國亦然。1966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，傳統藝術形式遭到殘酷打壓：凡是不符合當時政權意識形態的演員、編劇和劇場工作者，不是遭受迫害，就是被監禁，甚至下落不明。

而在殖民地時期的香港，1950至60年代正是粵劇黃金時期，當時全城劇院場場爆滿。直到1980年代，粵劇才於中國大陸漸漸復甦。

近數十年來，隨着現代化進程及新興娛樂形式的興起，粵劇在香港與中國大陸的傳承面臨新的挑戰。為應對這些困境，廣州與香港的地方政府陸續推出各項保育措施，包括設立專上教育課程，以培育年輕演員。

在香港，專業戲班及高等院校設立了多項課程，讓中學生有機會接觸粵劇藝術。今年初，更有戲班為粵劇注入現代元素，製作一齣以當代國際政局為背景、由美國總統特朗普以粵語演唱的劇目，顛覆傳統以古代中國為舞台的設定。

得州大學歷史學者伍榮仲承認，讓北美的年輕一代接觸並認同粵劇，依然是一項艱難的任務。語言障礙以及缺乏對這門藝術的個人情感聯繫，是其中的重要障礙。

但伍榮仲仍對粵劇的未來抱持希望。

「(粵劇)是不會消亡的。」他說。「我鼓勵對它不熟悉的人，不妨給自己一個機會，走進劇院親身感受。這是一種令人驚艷、內容豐富且極具層次的表演藝術。」

而在波特蘭，余秀蘭與粵聲音樂社的成員正身體力行，走出華埠，向更廣泛的社區分享他們對粵劇的熱愛。過去10年來，他們曾在俄勒岡歷史學會、華人服務中心等處演出，並與北美洲各地的粵劇團體合作，為音樂社注入活力，延續傳統。

儘管音樂社的成員人數遠不如昔日，余秀蘭仍然充滿信心。

她說：「無論誰留下來，我們都會盡力展現自己最好的一面。最終，音樂社一定會重新振作，重現光芒。」